



早安夏天
著



夜游少年

平静校园暗藏杀机
迷雾背后的强大千隐师
个个来者不善

夜游少年险境逢生，
凭实力还是靠运气？

继《推理笔记》之后，
早安夏天
再掀推理狂潮

阿树：普通高中生，
却与神秘隐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夏殿：号称“隐界福尔摩斯”，
实则专注拖后腿一百年

《花火》重磅推荐：
爆笑、紧张、
完全停不下来！

少年阿树借助于隐师夏殿的力量，
发誓要为死去的妹妹复仇，
却由此见证了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隐界。





夜游少年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游少年 / 早安夏天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70-0159-9

I. ①夜… II. ①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8678 号

出版人: 刘志松
总策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梅哲坤
文字编辑: 黄 山 黄晓莹
版式设计: 刘 阳
封面设计: 黄 梅
封面绘制: 王 玺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 510180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中国 (湖南) 轻工产业园顺天大道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36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录 |

CONTENTS

• • • • •

第一话 红舞鞋 001

第二话 画 032

第三话 记忆 082



目录 |

CONTENTS

.....

第四话 糖 140

第五话 狼 196

第六话 谜题 249

天黑黑的，城市的面容在夜色中一层层地隐约暗淡下去。

安静的房间里，从天花板上洒下一片阴冷模糊的白光。四周无声，窗外的建筑是如同剪影画般的存在。少年坐在地板上，抱着妹妹，手心里尽是尸体上冰凉的温度。

“妹妹，妹妹。”他轻声呼唤着怀中的小女孩。她像是睡着了，眼睛如温柔的花瓣轻轻闭着，嫣红的脸蛋，仿佛仍然活着，但她的鼻息全无。

她死了，吃不到他特地为她买回来的饺子了。半个小时之前，妹妹说饿了，于是他出去，在楼下的小饭馆买了一碗热乎乎的饺子。回来时，他便发现，妹妹躺在了地板上。

她的胸口，插着一枝红玫瑰。

是的，杀死她的不是匕首、剪刀，而是一枝美丽的红玫瑰。心脏里的血顺着玫瑰的茎部缓缓流淌，将白色的衣衫一寸寸地染红。那是生命的色彩，此刻深深地灼疼了他的瞳孔。

“妹妹！”少年仰天大哭。但那一刻，他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

阳台外的夜空中，飘浮着一个人影。

少年看呆了，学过的任何科学知识都不曾告诉过他，人可以像鸟一样飞起来。但这个人真的飘浮着，要知道，这里是十楼。少年错愕地张大嘴巴，哭声卡在了喉咙。

“你……你是谁？”

“哈哈。”那个人是个俊得脱俗的美男子。全身被一袭白衣萦绕，过于柔和的白色，似雾般朦胧。在望向阿树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透着一抹慵懒玩味的笑意。

“我是，千隐师。”

这个世界上，有千隐师吗？

谁知道。可能他们就在身边，只是我们看不到。

对于阿树来说，千隐师什么的都是浮云。重点是，睡在他上铺的人是一个浑蛋。

这是一个六人间的寝室，其他的舍友都是从高一起就跟他同班，虽然他们不是天天向上的好学生，却也算安分守己，但自从他上铺的那个家伙来了，301寝室的道德底线便直线坠落。那家伙来的第一天，带了一个行李包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众人。

“大家好，我叫夏殿，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兄弟了。”说完，他从行李包里拿出好几包盐焗鸡翅来，分给大家吃。

他一边嚼着味道一般的鸡翅，一边骄傲地仰着头：“跟你们说，这种牌子的鸡翅在超市里买要五块钱一包，而我去三条街外的一家便利店买，只要四块八！便宜了两毛钱呢！”

两毛钱，就把这家伙给乐得……夏殿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成功地把他的“算死草”的形象公之于世了。不过既然有吃的，大家也不计较。两三下把鸡翅啃完后，大家就看到夏殿一脸微笑地凑过来，伸出手。

“干什么？”众人不解。

“什么干什么？不是告诉你们四块八一包了吗？看在大家同寝室的分上，我就收你们每人四块九好了。多出来的一毛钱，就当是我的跑腿费。算起来，你们还省了一毛钱呢。啊！我忽然觉得自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大家现在才明白，他那看似纯洁的微笑，其实是散发着铜臭的奸笑。阿树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只是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英文朗诵，没有陷入夏殿的圈套。后来，夏殿便爬上了他的上铺。

“如果晚上睡觉我放屁熏醒你了，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怪我哦。”

当夏殿从上方露出一张“淫贱不能移”的笑脸时，阿树真有种拿鞋子甩过去的冲动，但他是个善良的人，从不做这么暴力的事情。然而夏殿晚上并没有放屁熏醒他，而是在一晚上叫了好多次某女神的名字，把所有人都吵醒了。为了第二天的学业，大家一合计，集体合力把夏殿用被子绑了起来，然后再把不知道是谁的臭袜子塞入他的嘴巴里。可这家伙，居然这样也能睡得很香。

如果说阿树是高二A班的模范三好生，那么，夏殿绝对会成为落后生排行榜的第一名。他的成绩差就不说了，小气抠门也不说了，那贱贱的形象，简直令人发指。

这一天晚上，夏殿做了一件特技演员也不敢做的事情。晚自习在九点十五分结束，有的寄宿生会在回到寝室后洗澡、洗衣服。而男生寝室隔壁就是女生寝室。要看到女生寝室的阳台，除非将整个人都伸出楼外，否则根本不可能。而夏殿，却做

到了。

他爬到栏杆外，一只手抓住栏杆，一只脚踩住外墙，他将整个身体尽量往外伸展。舍友们都被他这种不要命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只见他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声情并茂：“哇！身材好爆炸！柳岩在她面前都是浮云！”

说得围观的舍友们一个个口水哗哗地往下流，纷纷也探出头去。

“哇！是谁是谁？”

可惜他们没有夏殿那般冒死的勇气，只探出一个脑袋是看不到女生寝室的阳台的。

“那里好像是B班的寝室吧。”

几个人只能一边在脑海里想象那美艳的场面，一边玩起竞猜游戏。

“是不是B班的某某某？”

“我觉得可能是某某某！”

不管哪个，都是美女。这些人对夏殿的眼福恨得牙痒痒。但其中一个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啊！我记得了！B班有个如花也很‘美’……”

如同周星驰电影里的烂桥段一样，在夏殿望远镜里缓缓回过头的那位“美女”，露出了一嘴黄牙。“哇！”夏殿惨叫一声，被如花吓得不轻，甚至忘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一不留神，他掉下去了，而望远镜还留在半空。

“哇！有人掉下去了！”

巨大的声响把整栋寝室楼都惊动了，男生们吵吵嚷嚷着跑到阳台上观看。水泥地上趴着一个“大”字形的人影，貌似死翘翘了。301寝室的舍友们吓得赶紧往下跑，有人还叫上正在背英文单词的阿树：“寝室长，快去救死扶伤啊！”

不过阿树没有当白求恩的伟大志愿。他觉得外面很吵，于是戴上耳机，走到走廊上，把音量调到最大，英文单词的朗读声便将周围的嘈杂声覆盖过去。阿树扶着栏杆，望着眼前景象沉浸在夜色中的校园。

那么孤独的月亮，照着那么孤独的校园。夜很深了，教学楼依然亮着灯光。现在还没到熄灯的时间，仍有一些勤奋刻苦的同学留在教室里学习。视线再往上一，夜空下，一个人影站在教学楼的楼顶，随即往下坠落。

那一道直线，仿佛割开夜幕般瞬间掠过，阿树微微张大嘴巴——有人跳楼了。

巨大的声响后，鲜血流淌，血的芬芳在空气中灼烧。

阿树摘下耳机，将它放回口袋里。血在女生下方形成血泊，映着夜空的星光以及那张美丽的脸庞。阿树见过这个女生，她叫张佳凝，是个班花级的人物，舞跳得很好，刚刚在市里得了芭蕾舞比赛一等奖。今天上午，学校还特意开了嘉奖会，表

扬她为校争光。而现如今，她却躺在冰冷的地上，光着双脚，呼吸淡如断线。

她还没死。阿树心感庆幸之余，赶紧拿出手机打了120，末了，他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一眼楼顶，那里只有漆黑的夜空。

她是被人推下楼的吗？还是自杀？而她落下的这个位置有些特殊，即使楼上教室里的学生能听到响声，也无法从窗户看到下面的情况。他们似乎只顾着功课，没人跑下来查看是怎么回事。

而寝室楼的男生还在为某个色狼因为偷窥而不慎坠楼的意外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边。阿树蹲下去，看着受伤的女生，轻声安慰道：“别害怕，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不知道张佳凝听到没有，她睁大的瞳孔如空洞般盯着被鲜血染红的地面，她的嘴角流着血。阿树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在那一刹那，他感觉似乎有谁在黑暗中偷偷观察着，还在阴森森地发笑。在他抬头的瞬间，似乎有一个影子在楼角处闪了一下。

是错觉吗？他的视线又回到了张佳凝赤裸的双脚上。为什么她没有穿鞋？看起来很奇怪不是吗？

身后有动静，有人走近。阿树警惕地回头一看，反倒吓了一跳。夏殿就站在他的身后，他刚才从三楼掉下来，居然好像一点事也没有。阿树不得不佩服这个家伙如同小强一般拍不死的顽强特质。

“喂，阿树，你在干什么？”夏殿走过来，很快便看见躺在地上的女生，然后，他就像侦探剧里那些发现尸体的胆小女人，扯开喉咙疯狂地尖叫，“哇啊啊啊！死人了！死人了！”他的尖叫声成功地引来了其他的人。在这之前，他已经非常“优美”地向后晕倒过去。

人还没死啦！这个没用的窝囊废！这下出了大事。

听到夏殿那种惨叫声，有几个人跑过来了，然后又响起一阵尖叫声，接着又跑来了更多的人，到最后，学校领导赶来了，救护车来了，警察也来了。本是宁静的夜晚，吵闹到下半夜才逐渐平静下去。

早上第一缕阳光射进寝室时，阿树就起床了。他洗漱完毕，便走到寝室外，一边翻看英语课本，一边默写单词。这时时间还早，基本上没有人起床。晨雾笼罩的操场上，也少了往日晨练的人影。估计因为昨晚的骚动，大家都睡得很迟。毕竟，学校里有人跳楼了，这不是开玩笑的。

和别人不同，昨晚夏殿睡得很早，只不过……是吓晕过去的。

“confirm，证实，肯定。”阿树用手指默写完这个单词，抬头又朝昨夜坠楼地点望了一眼。寂然无声的晨光抹过校园，一切宛如初夏的梦。突然想起昨天晚

上在那里出现过—个少女的背影，就站在张佳凝坠楼的地方。

远远望去，她以一种沉默悼念的姿势，注视着那个血迹斑斑的地方。阿树对此感到了一丝好奇，他紧盯了一会儿，还是看不清那女孩的模样，只是注意到她拥有一头柔顺的黑色长发。

这算不上什么特征。阿树下楼了，走过去想再看清楚时，那少女已经不知所终了。或许是张佳凝的好朋友吧。他这么想。

早上的课间陆续传来有关事件的最新消息。据路边社透露，警方初步定为自杀事件，原因有二：其一，张佳凝的父母最近在闹离婚，她的情绪因此受到了影响；其二，张佳凝在校期间和同学关系良好，情杀、仇杀、劫杀都说不通。

那么，之前是他多虑了吗？听到这些消息，阿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他想起了昨晚见到的楼顶上那个奇怪的身影。或许只是他的错觉吧。想到这儿，阿树从抽屉底下翻出了英语参考书。下节课将进行英语小测验，所以他打算利用这节课语文课，再临时抱—抱佛脚。

和他抱同样念头的同学不在少数。不少人趁语文老师慷慨激昂地朗读《滕王阁序》时，偷偷摸摸地做起藏在语文书下的英语试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懂事，譬如某个“—表人渣”的坏蛋，此时他正钻到课桌底下，装作捡起地上的圆珠笔，实际上是为了偷看女孩……

那个女生叫闫雨爱，她的脚受伤了，于是坐着轮椅来上学，并在大腿上盖了一条毯子。

阿树已经无法直视夏殿这种不知廉耻的家伙了。他提醒般地咳嗽了两声，但夏殿根本听不进去，还是蹲在课桌下佯装捡笔。坐在前面的女生似乎丝毫未察觉，直到发现朗诵声戛然而止，她回头—看，语文老师就站在她的后面，目光如炬。

“喂，夏殿，偷看到了吗？”老师抱着语文书—本正经地问。

“没有，没有，就快了！”夏殿头也不回地回答，并没有察觉到异样。而班上的其他人此时几乎要笑出声来。

“啊！看到了！”惊喜在一秒钟之间转换为失落，夏殿像接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般，痛苦地抱头，“今天居然穿裤子，没穿裙子！”

但残酷的事情在等着他。义愤填膺的语文老师伸出手，—把揪住他的耳朵，把他从课桌底下提了起来：“你这个坏蛋！给我到外面去罚站！”

“哎哟！老师，轻点轻点！我疼！”

疼死你就对了！目送夏殿被押送至门外，阿树心情突然就愉悦起来。他打算继续翻看抽屉里的参考书，却在那—刻，意识到窗口有什么东西闪过而抬起头来。

—个透明的“灵魂”从窗外飘了过去。

那像是张佳凝。

他第二次见到张佳凝的“灵魂”，是在学校食堂。

当时，阿树拿着饭盒走到窗口打饭，看见夏殿在前面。

“喂！师傅！多给一点瘦肉！你要爱护祖国的未来懂吗！”夏殿拿着饭盒抖啊抖，怎么看怎么都像无理讨饭的乞丐。

食堂的师傅白了他一眼，无动于衷，但这丝毫打击不了夏殿同学的要饭热情：“没办法了！”他决定豁出去了，“师傅，求求你了嘛！多给我一块瘦肉嘛！讨厌！”

这是……在赤裸裸地卖萌吗？！

目睹这一奇景的同学差点没被雷得外焦里嫩。不过，阿树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他随便打了青菜和鸡翅就往回走，刚找到一张空餐桌，终于多讨到一块瘦肉片的夏殿也美滋滋地过来了。

“哇！你的是鸡翅！给我！”

这家伙的字典里估计没有“客气”这个词吧，一双筷子飞快地将鸡翅夹了过去。

“喂！这是我的！”阿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把鸡翅又夹住，往自己饭盒里拉。然而夏殿并不打算放手，如同武侠小说里的巅峰对决，两个男生居然在为一块小小的鸡翅而拼尽内力。

“好吧！这是你的。我不该抢你的东西吃！”

天下奇闻！夏殿居然会说出这么有道德水平的话，这令阿树不禁怀疑自己有多久没掏耳朵了。但是夏殿随后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让阿树认清了事实——这家伙，居然把口水都喷到鸡翅上了，他绝对是故意的——兵法上，这叫“欲擒故纵”吧？

“啊！不好意思，我有点感冒。你吃你吃，不要客气，这是你的！”

夏殿热情洋溢地将鸡翅送到阿树的面前，但阿树看着那块沾满口水的鸡翅，只觉得一阵反胃。

“啊！你不吃啊？你肯定是在减肥，那我只好勉为其难帮助你解决了。哈哈，你不要用那么感激的眼神看着我，我也知道我是好人一个！”

这家伙的恶劣行径让阿树真想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塞到他嘴巴里帮他加餐。只可惜阿树恨得牙痒痒却无计可施，看到饭盒里还剩几根青菜，他痛心疾首地腹诽：我这是要当和尚，吃素吗？！

一边是大鱼大肉，一边是青菜拌饭。就在那个时候，阿树看到了食堂里有个光脚的少女，她正低着头看别人的脚下，似乎在寻找什么。她露出失望的表情，抬起头望过来的时候，阿树刻意侧了一下脸。

那个半透明的人形，正是昨晚坠楼昏迷的张佳凝。

别人看不到她，因为她是“生灵”——所谓“生灵”，就是活着的人出窍的“灵魂”。

阿树也是第一次见到“生灵”，但更让他奇怪的是……

她在找什么？

晚上复习完当天的功课，阿树便早早上床睡了。明天是周末，他还要出去打工。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中，他感觉被人拍了一下。他睁开眼一看，夏殿就站在床边，手捂着屁股，姿势很滑稽。

“阿树，我要去厕所，我要拉了！”

“那你就去拉啊！”

有没有搞错！难道他以为自己是三岁小孩，去便便还要别人擦屁股吗？阿树翻了个身，背对他，抱着枕头继续睡。

“我不敢去！厕所里好像……好像……有人在哭！”

听语气，夏殿好像的确憋不住了。

“那把他叫出来，你再进去呗。”阿树不耐烦地回答。

“重点不是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寝室里的六个人都在！那么，厕所里是谁……谁在哭……”

“我怎么知道！”

不管阿树怎么爱答不理的，但他还是被夏殿给拉起来了。这家伙非要他去厕所看个明白，不然就拉在他床上。拗不过他，阿树只好穿起拖鞋，走进厕所。他左看看，右看看，很快走了出来。

“没有人，你听错了吧？”

“真的没有？”

“真的啦！”

看着阿树那么诚实的表情，夏殿相信了。毕竟阿树每年得到的三好学生奖状可不是盖的。而且，他似乎也没再听到刚才那奇怪的哭声。

“呀，快拉啦。”

夏殿快憋不住了，赶紧冲进厕所，拉开裤子就蹲下去。阿树却没有走，就站在门口。很快，他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道悲惨的哀号声：“有……有鬼啊！”

阿树推开门一看，只见夏殿躺在厕所里，翻着白眼，四脚朝天。

阿树抬头一看，天花板上正飘浮着一个半透明的少女。

“你能看见我吧？”

早上洗脸刷牙的时候，阿树听到飘在身边的那只名叫张佳凝的“幽灵”这样问他。但他装作没听见。

“难道你看不见我吗？”张佳凝想了想，飘进屋里。随后，屋里再度传来夏殿那毫无创意的惨叫：“有鬼啊！”然后刚刚睡醒的他，又被吓晕过去了。

那一个上午，夏殿没有出门。等阿树做完派传单的兼职，吃完午饭回来，夏殿还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而上铺依然飘着张佳凝的“灵魂”，她幽幽地对夏殿哀求道：“帮我……我知道你能看见我的……帮帮我……”

难道她有什么心愿未了？阿树走过去，脱下鞋子，躺到床上休息。上方的床板好像发生了地震一般的微微颤抖。看来夏殿吓得不轻。这就叫作恶有恶报，时辰已到吧？这样想着，阿树扑哧笑了一声。

上面的夏殿大概听到了，在被子里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阿树，你好哇！居然说没人，骗我进厕所！这位女同志，我举报！你找下铺的阿树，他也能看见你的。”

这家伙骨子里就有当汉奸的天分，只可惜他的对手是阿树。即使张佳凝飘到阿树的面前，他也装作若无其事地翻看着报纸，别无异样。于是张佳凝又飘到上铺，这一次，她钻进了夏殿的被窝里。

“啊！”上铺像炸开了锅似的，夏殿从上面跳了下来。阿树一看，差点笑喷。只见张佳凝骑在夏殿的脖子上，一头贞子般的黑发无限恐怖，夏殿不吓尿才怪呢。他抱住阿树的大腿，浑身哆嗦：“阿树大哥，救命！救命！”

阿树无动于衷，继续看报纸。

张佳凝低头看着夏殿：“帮我，我死不瞑目……”

她似有冤情申诉，只不过夏殿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小姐，冤有头债有主，你……你找我干什么？！”他坐在地上，都没有力气反抗了，一边口吐白沫一边问。

“只有你能看见我，我不找你找谁？我死得好惨哦！呜呜呜！”

她哭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血，那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夏殿的脸上。她哭得太厉害，居然把眼球都哭得掉了下来。夏殿手中捧着血肉模糊的眼球，裤裆湿了一大片。

“哦！谢谢！”张佳凝捡起眼球，塞回眼眶里，继续对着呆若木鸡的夏殿倾诉，“是有人从后面推我下楼的。帮我找出谁是凶手，我才能瞑目。”

阿树在心中咦了一声。照她这么说，他之前的揣测是对的？她是被别人谋杀的？阿树又想起了那晚他在案发现场所看见的那抹鬼鬼祟祟的身影。只是，凶手为什么要对她下毒手？动机是什么？警察不是调查过，情杀、仇杀、劫杀的动机都不存在吗？

倘若夏殿能再坚持久一些，估计张佳凝就能透露出更多的情况。但是他很没用，

白沫吐完就晕了过去。只是在晕倒之前，他用手抓住阿树的腿，奄奄一息：“阿树，你这臭小子，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约定吗……好吧。阿树用手指挠了挠耳后，终于坐起来，把报纸扔到一边。

他说：“张佳凝，你有什么冤情就告诉我吧。”

“你要帮我，不然我会变成厉鬼缠着你！”张佳凝找到了新目标，努力在阿树面前做出恐怖的模样。没想到的是，阿树用拖鞋拍了一下她的额头。

“拜托，你还没死，你的肉身还躺在医院里呢。”

“啊？是这样子吗？”张佳凝挠挠头，一脸迷糊，“原来我没死啊！那我现在怎么变成‘幽灵’了？”

“这叫‘生灵’。是你的‘灵魂’出窍了。反正，等你苏醒了就没事了。”

“哦！活着真好！”张佳凝开心地说道，突然又说，“不对，我还是要找出凶手。”

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张佳凝说她不知道推她下楼的人是谁。她也不记得跟谁结过仇：“不过……”似乎联想到什么，张佳凝想了想，还是什么都没说，变成一缕白烟钻进上铺墙壁的海报里。

但凡游荡的孤魂都要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古代的“幽灵”喜欢寄居在伞里，或者画像里。而301寝室除了一群男生乱糟糟的脏衣服和臭袜子之外，最好的寄居地就是夏殿贴在墙上的比基尼美女海报了。

于是，夏殿改掉了一些坏习惯。譬如，晚上不再瞅着海报里的美女入睡，因为那儿随时会冒出一只“生灵”来；早上也不敢赖床了，因为“生灵”闹钟是很有效的。连班主任都不得不扶着那副老花眼镜，以免它掉下来，夸张地惊呼：“哇！夏殿同学，你没发烧吧？居然没迟到！”

他既没发烧，也没感冒，只是每天脖子上被一只“生灵”骑着，徒叹命运坎坷。

“我说，张同学，你是把我当马了吗？每天骑来骑去过过瘾是不是？”有时候，夏殿几乎要发飙了。

“抱歉抱歉！”张佳凝深感歉意，连忙飘走，但不一会儿，她又飘了回来，抱着夏殿那乱如鸡窝的头发，依依不舍，“还是这里最舒服了。”

阿树差点没被这对活宝给笑死。

但任务是艰巨的，要调查这件案子，难度很大。阿树不喜欢玩侦探游戏，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地收集了一些资料，不过大多是从同班同学闫雨爱的口中询问得来的，因为她们一起在校外的一间舞蹈教室练舞。听她说，张佳凝得奖之前受过一次伤。

巧合的是，闫雨爱是和张佳凝一起受伤的。那天傍晚练完舞之后，她们舞蹈教室的一群女生结伴过马路，突然一辆大货车疾驰而来。眼看走在最前面的张佳凝和

另一个女生罗忻昕就要被撞上，闫雨爱冲过去，把两人推开，而她自己则被货车碾过双脚。

“医生说，粉碎性骨折。这辈子恐怕再也站不起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闫雨爱神情悲伤，眼眶里铺满湿润的水汽，反射出大片的光芒。

“或许，会有奇迹呢……”

阿树不懂得安慰人，他尴尬地挠挠耳后。他看到闫雨爱没有穿鞋子，赤着脚丫。是因为不再需要了吧？想到这里，阿树不禁有种淡淡的忧伤。

那次车祸，闫雨爱受伤最严重了，而张佳凝虽然被推开了，却也有一只脚受了伤。唯一安然无恙的人是罗忻昕。

“可是，既然张佳凝受伤了，为什么还能得跳舞比赛一等奖？”阿树提出疑问。

“我也不知道……”闫雨爱苦笑一下，突然她转了一下轮椅，面向教室门口，“啊，忻昕，你来了。”

阿树抬头一看，一个女生站在门口，相貌普通，胆怯地看过来。

“小爱，我来送你回家。”她说，看了阿树一眼，却又迅速地低下头去。

“呵呵，谢谢你。这些天以来麻烦你了。”

“不……不要说这些话，都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为了救我……”罗忻昕低着头，似乎感到十分内疚，她走进来，推起轮椅。阿树想问她有关张佳凝的一些事情，罗忻昕的反应却有些奇怪。

“不、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紧张地推着闫雨爱离开了。

阿树还想追上去，却被夏殿给拉住了。

“喂喂喂！我打听到一件好玩的事情。”

这是在少数同学之间传播的流言，是关于千隐师遗落在人间的一双红舞鞋。谁穿上它，就如同获得了奇妙的魔力。几百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童话里，而这个关于红舞鞋的童话我们大多数都听说过。据说一个少女穿上了红舞鞋，就会不停地跳舞，怎么也脱不下来，跳舞至死。

“莫非，张佳凝就穿过这双红舞鞋？”阿树沉吟。

“不知道，最好还是直接找她问问。我觉得啊，她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夏殿一边说，一边四处张望。他是趁张佳凝躲在海报里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的。少了一只“生灵”骑在脖子上，他轻松了许多。

听了夏殿的话，阿树便回到寝室，把张佳凝唤了出来。

这只“生灵”虽然不情不愿的，但是在阿树的逼问下，她不得不和盘托出。

“跟你们说可以，但是你们千万别透露出去，不然那个千隐师会不高兴的！”

张佳凝忧心忡忡地说。

果然有千隐师被牵扯其中吗？阿树眉头一皱。

当张佳凝徐徐道来，阿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张佳凝说，有关千隐师的传说是她的好友莫竹菲告诉她的。她说，只要在深夜十二点光着脚站在十字路口诚心祈祷一句——请赐我红舞鞋，千隐师便会出现。他会送你一双红舞鞋，那鞋子拥有美妙的魔力，穿上它之后，即使是残疾人也能站起来。

“我就是因为穿上了红舞鞋，受伤的脚才痊愈的。”

阿树马上打断了她的话：“等一下，那你坠楼的时候，红舞鞋哪里去了？”

他记得，当时张佳凝的双脚并没有穿鞋子，即使是坠楼过程中飘落到别处，但警方后来也没有找到任何鞋子。

“这也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张佳凝说，“我记得当时被人推下楼的时候，红舞鞋还穿在我的脚上呀，所以，我才会拼命地找它，因为把我红舞鞋捡走的人，肯定就是凶手。”

怪不得那天在食堂，阿树看见她在俯身观察别人的脚，原来她当时是想找出谁穿了红舞鞋。

“那么，你当时见到了千隐师吗？”夏殿插嘴问道，一脸的兴致勃勃，“是男是女？”

“是女的。”

“哇！是不是大美女？”夏殿这家伙，口水已经流到嘴角了！

“这个……”张佳凝尴尬地笑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只听到她的声音，没看到她的模样。”

“什么？你也太不‘给力’了！”夏殿一脸的失望，却被阿树一掌从上铺拍到地上。

“现在不是追女孩子的时候，好吗！”

居然只关心千隐师的容貌，这个家伙明显少根筋。

不过，正如张佳凝所言，凶手极有可能是拿走红舞鞋的人。

所以，最大嫌疑人在舞蹈教室。

下午五点左右，阿树提前跟打工的店里请了假，便急匆匆地把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夏殿拉下来。

“干什么？人家还要睡啦！昨天晚上我可是挑灯夜读，一宿没睡。”

狗屁挑灯夜读！他明明是和隔壁寝室的人玩斗地主，还叫张佳凝帮忙偷看别人的牌，把人家的伙食费都赢光了。这个诈骗犯，现在还死死地抱住被子不肯放手，

但阿树自然有对付他的办法。

“你不去就算了，把你的望远镜借给我，我要去舞蹈教室调查一下，看看谁穿了红舞鞋。”

刚把望远镜从夏殿那乱葬岗似的书桌里翻出来，阿树回头吓了一跳。刚才还懒洋洋地睡大觉的夏殿，此时已衣着整齐，潇洒地捋了捋刘海：“维护正义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呢？”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他的目的，绝对是去偷窥！

太阳偏移进地平线，夕阳给安静的街道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霞光笼罩的舞蹈教室里，女生们正在练舞。那美妙的身影，好像白天鹅在湖面上起舞，而她们没有注意到，路边正对教室的大树上，两双眼睛正借着浓密的树叶的遮挡，偷偷地观察着这边。

感觉脖子上凉凉的，阿树摸了一下，是黏黏湿湿的液体。

“喂，你流口水了！”他向坐在上方树枝的夏殿投诉。不过夏殿跟没听到似的，拿着望远镜向前倾，如同一匹垂涎三尺的饿狼，要抓住近在眼前的猎物。树枝承受着他的重量，摇摇欲坠。

“看到了没有？谁穿了红舞鞋？”

这才是爬树偷看的目的，不过，夏殿没有反应。

“把望远镜给我！”

阿树按捺不住了，见对方仍然不理不睬，他干脆爬上去，把望远镜抢了过来。

“喂！我还没看够呢！”夏殿义愤填膺地反抗。

“滚！”阿树瞪着他，佯装伸脚，“再啰唆，我就把你踹下去！”

“不要这样子对人家嘛……”不知道是不是宫斗剧看多了，这厮居然戳手指作委屈状。

阿树调整好角度，仔细观察着舞蹈教室里的每个人，可是她们穿的都是白色舞鞋。难道凶手不在这里面？这个想法刚浮上心头，阿树就见从教室门口走进来一个女生。刹那间，正在练舞的所有人竟像达成默契般同时停了下来，齐刷刷地注视着她。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阿树认识她，就是罗忻听。

这场面让他颇为意外。看样子，罗忻听并不受欢迎，果然，三个女生朝她围了过去。

“罗忻听，你还好意思来？要不是因为你，闫雨爱的脚会受伤吗？！”

“连舞鞋都买不起，还想学人跳芭蕾舞？笑死人啦！”

“老师都说了，你没有天分，快点滚出去，别污染我们的眼球。”